

由以色列著名导演哈米斯创建, 上演巴勒斯坦年轻一代的喜怒哀乐—— 难民营里的另类舞台“活”在恐惧边缘

相关链接



朱利亚诺·哈米斯与杰宁难民营的渊源

朱利亚诺·哈米斯出生于以色列拿撒勒, 母亲是以色列犹太裔著名人权活动家阿娜·哈米斯, 因为嫁给巴勒斯坦人萨利巴·哈米斯, 家人与她断绝了关系。阿娜于20世纪80年代搬往杰宁难民营居住, 在当地开设了四家青少年培训中心, 后来在一处民居顶层创建了一家小型社区剧院, 1994年开张。剧院取名为“石头剧院”, 灵感源自难民营的孩子向以色列装甲车投掷石块的场景。

儿子哈米斯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一段时间后, 成为一名演员。他加入母亲在杰宁的事业, 经营剧团并指导演出。阿娜于1995年死于癌症后, 哈米斯回到以色列, 重拾演员生涯。为纪念母亲在杰宁开办剧团的经历, 他执导影片《阿娜的孩子》, 于2004年获得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2001年10月, 石头剧院曾经的两名学生在以色列城市哈代拉实施自杀式袭击, 致多人死伤, 被以警方开枪击毙。2002年, 以色列的推土机铲平了石头剧院。几年后, 杰宁形势好转, 曾在杰宁领导反以武装但后来摒弃暴力的前剧团学生扎卡里亚·祖贝迪恳请哈米斯回杰宁, 用戏剧活动启迪新一代青少年。自由剧院2006年成立。

杰宁位处西岸贫困的北部地区, 距西岸政治中心拉姆安拉60公里。与后者的繁华相比, 杰宁仿佛一个荒凉的边疆小城。自由剧院位于杰宁郊区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区。这是一片依山而建的简易水泥房, 由1948年随以色列建国而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修建。难民营目前居民超过1万人, 基础设施虽简陋但运作正常。这里很多建筑外墙布满弹孔, 记录着十年前杰宁作为反以武装抵抗运动要塞的历史。

自由剧院的外表毫不起眼, 演出场地和表演学校隐藏在街边几栋单调的古老砂石建筑内, 那里曾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铁路仓库。

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 哈米斯都是个争议人物。他一手创办的自由剧院也令人侧目。哈米斯和其他创建者希望, 剧院能为难民营的新生代提供一个舞台, 让他们创造性地发泄愤怒和伤痛, 赋予年轻人暴力之外的渠道表达抵抗占领的情绪。

上演悲剧

2011年4月4日下午, 52岁的朱利亚诺·哈米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自由剧院。他刚刚结束在拉姆安拉的首轮新剧演出, 没有通知任何人开车回到杰宁。他想与同事和学生们讨论表演学校的新课程, 还有些财政问题需要处理。更重要的是, 他挂念着家中已怀胎九月、随时可能分娩的妻子。

他和表演学校女协调员拉旺德·阿尔卡维聊了几句话, 就带上待在剧院里的1岁儿子杰及其保姆一起上了车, 启程回家。

车开出剧院庭院后右拐上了大街。这时, 前方百米开外的小巷中突然走出来一个男子, 向着哈米斯大喊: “停下! 停下!” 这名男子蒙着面, 手中举着枪, 但哈米斯还是依言停车。

他起初可能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当意识到对方真会开枪时, 他迅速把膝上的儿子抛到安全位置。对方几乎在同时开火, 向哈米斯射击7次之后, 消失在难民营区迷宫班的狭窄巷道中。

阿尔卡维听见枪声后从剧院跑出来, 发现哈米斯血流如注地瘫在车内, 奄奄一息。保姆的胳膊被弹片伤着但不严重, 孩子毫发无损。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 但没来得及赶到医院, 哈米斯已经咽气。

时至今日, 杀害哈米斯的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 仍是一个谜团, 成为自由剧院抹不去的悲伤记忆。事实上, 自由剧院一开始就是个危险的事业。它2006年开张时, 杰宁没有其他剧院存在, 唯一有规模的文化娱乐场所——一家电影院已经关闭20年。

戏剧疗法

表演学校学生卡迈勒·阿瓦德今年23岁, 和家人住在剧院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在2002年以军进攻难民营行动中, 阿瓦德的父亲被一名以军士兵击中头部而造成脑损伤, 再不能说话。家里穷得付不起医疗费, 家人只好尽可能让他生活得舒服。身为长子的阿瓦德从此负担起养家的重任。家庭的不幸使他变成一个“愤怒青年”。

“2006年开始和朱利亚诺共事之前, 我咄咄逼人, 总想和人争吵,” 他回忆说。但加入自由剧院后, 他学会调整心态, “除了学表演, 我还学习如何自嘲和让别人开怀, 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自由剧院的工作核心是用戏剧帮助学生找到情绪宣泄出口、治疗心理问题。

在排练厅里, 经过培训的治疗师鼓励学生分享经历, 并通过角色扮演等戏剧形式纾解心结。阿瓦德扮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自己的父亲, “在舞台上梳理、解决家庭问题(对现实)很有帮助。”

在戏剧疗法课堂上, 学生们在黑暗房间里站着围成一圈, 表演者用语言和动作吐露心声。一个曾是武装分子的学生忏悔, 自己曾经的作为招来以军突袭、导致妹妹丧生。另一名学生因为从小遭受家庭暴力而落下口吃毛病, 他在表演中说: “我要把心中的恐惧拽出来, 释放自我, 让我口中这个东西走开。”

不过, 剧院刚开张时很难吸引人参加。“杰宁难民营是一个保守、传统的社区,” 戏剧疗法治疗师彼得拉·巴尔古西说, “他们仍然相信, 一个人有心理障碍是一种耻辱, 他们

■

以色列著名演员、导演和社会活动家朱利亚诺·哈米斯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创建“自由剧院”。自从2006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成立以来, 这个另类舞台上演着年轻一代巴勒斯坦人在占领阴云下的喜怒哀乐, 表达他们对家国的失望与希望。

哈米斯去年4月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后, 尽管剧院面临种种“自由”阻碍, 哈米斯的同事和学生仍坚持着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



■ 哈米斯生前经常与巴勒斯坦小朋友交流



■ 2012年4月4日, 巴勒斯坦年轻人悼念哈米斯遇害一周年

不相信自己需要寻求帮助。”

打破桎梏

在普遍将以色列人视为仇敌的难民营, 自由剧院能存活并发展至今已足是奇迹。一开始, 难民营的年轻一代对哈米斯心存疑忌。“我们都奇怪这个以色列家伙想在这里干什么,” 阿瓦德回忆, “大家以为他是个间谍。”

“朋友和邻居们会说闲话: ‘你怎么能和一个杀了我们孩子的以色列人一起工作?’” 剧院行政助理、也是第一名女性员工的拉尼娅·瓦斯菲当初饱受非议。

剧院成立之初, 其建筑多次差点被人纵火破坏, 工作人员常遭到攻击, 还有人散布辱骂哈米斯的宣传单。但渐渐地, 哈米斯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对戏剧事业的热情感染了人们。他会当街拦住年轻人, 劝说他们参与剧院活动。当孩子们愿意加入却遭到父母阻拦时, 哈米斯会亲自上门解释参与剧院事业的益处, 争取家长支持。

哈米斯帮助破除的传统桎梏之一是女人不能参加社会活动的观念。在难民营最保守的圈子里, 大家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不出门, 也不能上学。

“我想到这里来, 家里人都觉得我疯了,” 在剧院担任导演和摄像指导的苏珊娜·瓦斯菲说, “他们说我一定是在做梦, 不肯放我走。后来人们, 包括朱利亚诺在内, 都来劝说我的家人, 最后终于准许我来了。”

不懈的努力换来了可喜成果。

阿尔卡维说, 哈米斯遇害前, 剧院教室内绝大多数位置被女学生占满, 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出去专门招揽男生”。

自由剧院的剧目并不仅限于反以情绪或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哈米斯力图通过其戏剧活动向世人展示, 除了民族矛盾之外, 更多细微层面的西岸生活面貌。

正如哈米斯在2010年4月所说: “演员、画家和音乐家们到欧洲参加各种展览活动, 展示被占领生活的种种——生活苦难, 经济困境等等。我觉得我们忘了讨论自己的房子、孩子、妻子……如今的年青一代则下定决心: ‘我们不仅要到外面去讨论隔离墙和检查站, 我们也要和外人说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社会中的女性, 对单一派别的独裁制度、对传统和宗教又有什么想法。’”

对巴勒斯坦社会自身问题的批判和质疑不可避免地引起某些人仇恨, 但哈米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说: “许多人不喜欢我们批评自己的社会, 但这正是自由剧院的宗旨所在。在抨击占领方各种暴行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学会反思自身。”

前路崎岖

哈米斯遇害前, 自由剧院发展盛况空前: 它大约有100名学生和15名全职员工, 在西岸和海外演出时的观众人数也不断增加。和拉姆安拉和伯利恒等其他西岸城市的剧院相比, 自由剧院仍是个小团队, 但它在国际上收获的关注和财政支援

幅度远远高出其实际规模。2009年, 英国时任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参观了剧院。剧院签名簿上还留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演员和剧作家的大名。

剧院名声响亮,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米斯。哈米斯遇害之后, 自由剧院并没有陷于停顿, 创作了新的剧目, 学生剧团继续在德国和美国巡回演出。但失去哈米斯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学生数量减少了, 许多活动也被迫暂停。随哈米斯去世而离开剧院的人包括他的妻子珍妮·尼曼。丈夫遇害后不久, 她生下了双胞胎, 目前和三个孩子住在以色列。

更糟糕的是, 剧院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列为侦查对象。去年7月27日清晨, 一群以军士兵闯入剧院, 打砸窗户和家具, 并拘捕了场地经理阿德南·纳格纳基耶和剧院主席比拉勒·萨阿迪。10天后, 表演系学生拉米·赫瓦耶尔在一个以军检查站被捕; 8月22日, 以军再次突袭剧院, 拘捕了纳格纳基耶的兄弟、剧院守卫穆罕默德。以方指控这4人参与谋杀哈米斯, 但最终没有起诉他们。这4人已获释并重回工作岗位。剧院创立人之一扎卡里亚·祖贝迪自今年以来被限制行动, 不能自由离开杰宁。

“不要放弃”

以色列当局对剧院的不断“骚扰”严重打击士气, 而时至今日, 哈米斯遇害真相仍被迷雾笼罩。当时除了保姆, 只有一名目击者目睹枪击发生, 但距离太远, 无法指认凶手。

难民营内, 民众对这起枪杀案保持诡异的沉默。四家不同权威机构——巴勒斯坦警方、以色列警方、国防军和辛贝特都参与调查, 却没有任何进展。事发几小时后, 巴警方曾逮捕一名当地男子, 传言与哈马斯有关系, 但遭到否认, 该男子后来也被释放。

一些人怀疑以色列是幕后黑手, 一些人则认为凶手就出自难民营。

阿尔卡维清楚记得出事的那个下午, 大约4点钟, 光天化日之下, 本应热闹的街上却出奇安静, “没有人, 没有车”。

得不到答案让她纠结: “不管凶手是难民营还是外面的人, 有人被杀了, 我们需要知道是谁干的,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回归到正常轨道。”

哈米斯已经逝去, 但他的同事和学生们仍在坚持。

去年12月, 第二家自由剧场在杰宁市区开幕, 剧院多媒体活动和课余演出团队重新开始招募新人, 表演学校增加了几项新课程。

“在迷茫和恐惧笼罩下, 我们曾濒临崩溃边缘,” 自由剧院创立者之一兼新任总经理约纳坦·施坦查克说, “但我们最终挺过了风暴。”他承认哈米斯那“高瞻远瞩、超乎常规的世界观”无可取代, “但他一部分的狂性和他所启发的灵感会在那些与他共事5年多的人身上延续下去。”

谈及剧院未来, 一个在哈米斯遇害前一星期才加入表演学校的年轻女生阿丽吉·阿亚斯说: “我们相信它会继续下去, 我们应该从头再来, 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阿尔卡维说: “朱利亚诺过去总对我们说: ‘不要放弃。’他说戏剧是通往新一代人的桥梁, 即使一代人死去, 还会延续到下一代。所以当朱利亚诺死去, 我们就接过了他的理想。”

沈敏